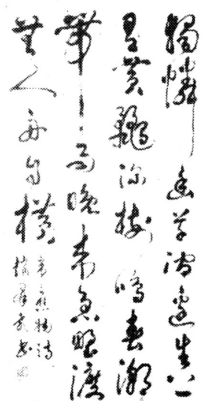


国魂 (散文)

黄卫平

没有记下他的名字。不需记下他的名字，当先民们从金木水火土古老哲理中悟出五行，又从五行铸冶出具体又抽象、普通又神奇的陶器以后，就几乎没有一个陶的发明者姓名、事迹传世，虽然史载“神农耕而作陶”、“伏羲作瓮”、“舜陶于河滨”的传说，然这毕竟是假托的传说，从第一个陶罐的诞生，最终又发展烧炼成瓷，中间有多少质的腾飞，也没有留下一个瓷艺大师的名姓，至于灿如星辰、冰肌玉骨的陶瓷珍品的创造者、工艺师，更是不见经传了。或许，它生于土，生于火，但已不再似土般柔软可塑，不再有火的热力，却有土的生命、火的光亮；或许它系于金，系于木，系于水，有着青铜的粗犷、绿树的旋律、水的旖丽……它和我黄肤色的民族一样，发端于河滨，根植于黄土，因而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，于是不再需要任何匠作的姓氏了，这便是古人的昭示罢？

但是必须记下他们的足迹，他们的业绩。这是一个发生在黄土地上的真实故事。《山海经》中“北山经”一章曾记下这块黄土地上许多优美的传说。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，从陶而瓷，这块土地上就曾生产过摹仿生物器皿的原始陶，也生产过“精比琢玉、巧如范金”的耀州青瓷。今日北山又成了一块孕育神奇的土地，不仅回归了“其声铿铿如也，其色温温如也”的宋代刻花青瓷，黄土的子孙又在那古老的



书法 赵群武

五行中追寻……赵德忠便是那北山黄土子孙中的一个，当他掩上一部厚厚的《中国陶瓷史》的时候，蓦然得思：当一千六百余年前陶发展成瓷以后，陶的原始美和它古朴、天然的造型、饰纹、色彩不再被继承……

日本人从陶瓷中看到禅，西方人从陶瓷中看到“龙”，他从陶瓷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启迪：让陶瓷造型、釉色、刻纹返朴归真，应该有传统的陶的造型陶的釉色陶的刻纹陶的图饰的瓷，愈是民族的、传统的愈是中国的，愈是中国的愈是世界的。他跃跃欲试了。他象远古的先民一样，在河边汲水，浴洗瓷土，研究泥质，他把深深的脚印，留在那先贤们曾经生活过的黄土地上。他东奔西走，找窑址，筹款项……理解，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时代精粹，上级向他伸出了支持的手，古瓷博物馆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……他在先民们曾经创造了彩陶文化、至今还留有厚厚的文化遗存的土地



上，建起了第一座试烧民间传统工艺瓷的窑，他又在黄土地的褶皱间过乡串村，寻找民间工艺传人。他寄希望于土与火的语言，寄希望陶窑于窑变的神奇；他希望吹出陶艺的原始风，光大最古老的民族传统美，一如黑陶、钧红、祭红、霁青、孔雀绿、宝石蓝……

火之树，又发出了新的苞蕾，窑变诞生新的陶艺，一种富有原始陶古朴美、呈现半坡陶魅力的刻花黑釉民间传统工艺瓷诞生了，当它以粗犷的陶的质感、丰富的造型初展国家旅游产品交易会时便赢得了多少人青睐，因而，当本世纪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时，它也作为民间的传统工艺品复生而跻身于北京的亚运村了。目睹着它的艺术风采，会让人强烈地感觉远古的图腾、部落、民族的雄舞，让人感觉一个民族的腾飞……

给灿若星辰的陶艺珍品添一束新葩，他没有回头望他那来脚印，而只是铺开宣纸挥毫，写了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国魂。这是他心之所在吧？

车

工

王

柳笛

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，有人很偶然地这么说了，尔后，便有人叫他：“车工王。”他听了，总是淡淡一笑，说了声“扯淡”，便过去了……

初中学历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最年轻的会员

当他出现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1987年在西安举行的年会上的时候，当他在教授、学者、专家们的注视下，沉着冷静地宣读他的学术论文《相割深孔的精度控制》的时候，坐在台下的人们不禁有些瞠目结舌了。

他是谁？这些受人尊敬的机械工程研究领域的泰斗们，开始抑不住好奇的心理。

在会议的签到簿上，他留下了这样的记载：姓名：王俊，性别：男，年龄32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职业：工人，单位：陕西飞机制造公司。

王俊这个过于年轻的人的出现，使这一届平静有序进行的学术盛会，出现了些微的震动。震动之后，人们倒确实想听一听这位学会最年轻、学历最低浅、唯一的来自工人的会员，将给他们带来什么。此时的会场，除了王俊那不紧不慢、抑扬顿挫的男中音，再没有任何声响。当王俊以精辟的论据、严密的推理和大量的实践数据结束论文的宣读时，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经久不息……

王俊的成功引来了人们的羡慕，然而，有谁知道这成功背后王俊付出的劳苦和汗水呢。当别人把时光消遣在扑克牌、麻将桌和百无聊赖的闲谈中时，他却通宵达旦地投入到了机械加工的操作和理论研究上；当“高消费”的风，驱动着人们争相抢购高档商品时，他却从城里的书店背回了几百元钱的科技新书；当有些人想脱去工作服，坐进办公室时，他却毅然返回生产一线，重操车工老本行……

在八年的时间里，王俊自学完了全部高中、大专课程和一些专业技术理论书籍。当他第一次用微积分的极大值原理，计算出工件的最大偏心度，从而决定合理的工艺方法时，他感到了由衷地欢欣。王俊在自学的基础上，先后搞出十余项技术革新。

月薪1000元的诱惑和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遗憾

改革开放的春风，绽开了一个万紫千红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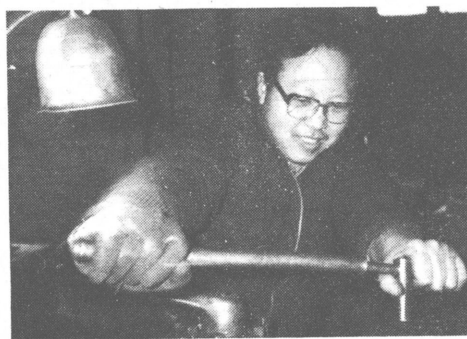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。商品经济的冲击，躁动着人们不平静的心扉。一些知识分子耐不住三线的寂寞，张开了“孔雀东南飞”的翅膀。一些技术工人也为之心动，去东南沿海寻找另一方天地。

1988年10月，王俊带过一个徒弟前往深圳，几天的试工期后，月薪便暂定500元，接着，在不长的时间里，月薪便升到800元。这样可观的收入，使多少人羡慕不已，而王俊却很冷静地看着这一切。他的徒弟从深圳来信让他去，并寄来了深圳厂家的聘书和月薪1000元的许诺，他婉言谢绝了。这几年，随着他在机加行业知名度的提高，先后有几家位于大城市的企业，许以优厚条件，邀他前去，他依然婉言谢绝了，人们都说他“傻”。

1989年春节，当王俊在深圳的徒弟回工厂探亲，再度邀他去时，他对徒弟深情地说：“咱们这是三线，是山沟，缺技术缺人才，三线工厂培养了我，我要把自己的技术献给她。收入虽然少点，心里却很坦然、很欣慰。”

就是凭着这一点，王俊继续留在了艰苦的三线工厂。

党组织对王俊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自1978年以来，他连续9次被评为公司级先进个人，1986年被评为〇一二基地、省航空局先进生产者，1987年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，1989年被陕西省推荐为全国劳动模范候选人，今年又被陕西飞公司破格评为工人技师。然而，面对这些荣誉，王俊感到的不尽是欢喜。他说：“这许多年，一些青年工人不爱学技术，想方设法要跳出工人行当，而不愿把当好工人作为一种事业去追求。如果青年人都来钻研技术，成功的就不一定是我了。我虽然沾了光，但却由衷地感到遗憾。”



“车工王”在操作。

(张燕生 摄)



国家银质奖
GUOJIAYINZHIJIANG

电视机